



一份执著，一份眷恋；一种信念，一种姿态

雕笼与火鸟

Thirty Years
陈建华◎著
复旦大学出版社
www.fudanpress.com.cn



Thirty Years

雕笼与火鸟

陈建华◎著

復旦大學出版社
www.fudanpress.com.cn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雕笼与火鸟/陈建华著.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1

(“三十年集”系列丛书)

ISBN 978-7-309-07775-9

I. 雕… II. 陈… III. 社会科学-文集 IV. C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246908 号

雕笼与火鸟

陈建华 著

出品人/贺圣遂 责任编辑/史立丽

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上海市国权路 579 号 邮编:200433

网址:fupnet@fudanpress.com <http://www.fudanpress.com>

门市零售:86-21-65642857 团体订购:86-21-65118853

外埠邮购:86-21-65109143

杭州长命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787 × 1092 1/16 印张 20.25 字数 335 千

2011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9-07775-9/C · 179

定价:34.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向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发行部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在小閣樓上讀書（70年代末）

30

THIRTY YEARS / Chen Jianhua

陳建華



赵景深师与学生们(80年代上半期,后排右一为作者)



与纪弦(1993年在美国加州)

30

THIRTY YEARS / Chen Jianhua

陈建华



与章培恒师 (2000 年在苏州)



与李欧梵老师、李子玉师母 (2000 年)



与母亲在上海（2007年）



在圣彼得堡普希金铜像前（2010年夏）

自序

陳建華

编罢这本集子，斯特拉文斯基的《火鸟》还在播放，在抒情的弦乐之后鼓管齐发，激越铿锵令我想起肖斯塔科维奇。我对音乐是外行，在尖沙嘴的 HMV 买了这张音碟纯属偶然，大约是因为看了几张刚应市的时尚女皇香奈儿的碟片，其中一张是讲她和斯特拉文斯基的情海孽缘的。

书中关于学问的讲了不少，想讲几句别的话，或者关于人生与写作的。我喜爱写作，现在更甚，几不近人情。几天没写几个字，生命的烛光好似幽幽的感觉。回想起来，要为自己编一个写作原始的传奇的话，那是起始于画线的癖好。还在我识字之前，一分钱买了两支白粉笔，在弄堂里两壁涂鸦，实在缺乏思想，就从弄口到弄底画一条线，不能断的，然后又从弄底画到弄口。摆糖果摊的“歪嘴”见了，顺口骂了句“孽畜！”我恨“歪嘴”，老看我不顺眼，那是骂小孩的话，有时也从母亲或外婆口中听到，在碰坏什么东西时，就会说，“依格手真孽畜！”但听上去像“孽触”，我的手老是不干不净，经“歪嘴”这么一骂，却使我画的那条线成了一件作品，一桩原罪，被刻上了欢喜和诅咒。

十八岁的时候写诗，伤感、颓废而唯美，文字因缘仿佛从前世里带来，是人生的一种至福吧，却很快粉碎了。不过是大风浪里的一条小舟，打翻了又爬到岸上。后来不常写诗，却在记忆里发酵，每过三五年会写点回忆，回到那个黑洞里面壁一番，唤醒了伤痛和死亡、少年成长中莫名的震颤。如果还有什么难以言说的，就像一只火鸟，醒来冲天飞去，带着自由的歌唱，脚上的桎梏如纸片散落。

所谓“雕笼”是翻转古典，毋宁指一种追求的状态，用一个西洋比喻，犹如在雕饰“语言的牢笼”，其实刘勰那里也是文章雕饰的意思。三十年来以研究文学为专业，知人论世，以意逆志，进而追寻集体“情感结构”、“视觉无意识”。无非世态人情，偶有魂销肌栗、一灵咬住之处，至于开拓心胸、不落言荃，大约还有一份诗的反抗在。然而吉光片羽，临水自照，又觉得象牙之塔的局促了。其实就研究范围而言，似乎还没步出东门。

怀旧若不流于颓废,也未尝不可。前路走不通,回头看看,知道自己在哪里。翻检旧作,不知几时自己变成一头黑猫,如《海滩》那首诗里:“海滩合奏交响,/一只陌生的黑猫,/追捕自己笨拙的身影,/悲壮的幻象,/不愿放弃。”这一悲壮的旋律很快变得细声细气起来,在《黑猫》一诗里,从猎场逃窜,“跌落一串串伟大的纽扣”,来到一丝不挂的海天之际,捧住了海的“自由,像玻璃的暴力”,于是栖息于小镇,蹲在一堵闹市的颓墙上,“远眺橱窗包装的人生”,背对魔影森森的高楼,“眯上眼,阴阳交合,微露地狱之门”。

把火鸟与雕笼并置,让它们各如其是,苟能前行,吊诡也是一种动力。诗与史仿佛是文字的面具,说不清哪个红,哪个黑。其实文字自有其生涯,罗兰·巴特说“作者死亡”,并非一般理解的无视作者的存在,不然他自己还要写什么?只是意识到读者时代的来临,作品有人读才有生命。人手一握,作者被掐住了脖子。编这本文集,把自己当读者,总觉得哪里欠了临阵一脚。有时写得顺手,不自觉竟与十年前的句子一模一样;有时面熟陌生,横看竖看不是自己的,原来当初就不踏实。作品的发表随时间之流,文字有轨迹,能指与所指形影相随,久了不免同床异梦。诗与史编织写作的彩毡,既不诗史,也不史诗,探寻想象与观念的交界,辨认两者平行交错的经纬。

心血来潮,上网搜索斯特拉文斯基,《火鸟》在巴黎首演去今正巧百年,他的灰姑娘传奇从此发轫。从 YouTube 看他 1965 年在纽约指挥《火鸟》片段,时年 82 岁,机灵闪烁,忽然不知朝哪里飘去一个眼风。又看 2000 年迪斯尼重拍的《狂想曲》,采用斯氏音乐,火鸟画得像凤凰,穿过海洋和原野,飞向重生的森林。我也一时迷惑,回到了孩提时代。

2010 年 10 月 25 日于台北南港

目 录

自序 / 1

一九七七

小草吟 / 1

一九七八

日记摘抄 / 3

一九七九

爱因斯坦与卓别林 / 7

一九八二

晚清“诗界革命”发生时间及其提倡者考辨 / 10

一九八四

论杨维禎的戏曲理论与实践 / 16

一九八六

论晚明思潮——一个反儒文化断层 / 21

一九八七

黑洞 / 31

白鸽 / 33

一九八八

晚明江浙文学与整体文学潮流 / 35

一九八九

无题 / 45

一九九〇

黄遵宪《樱花歌》诗旨与德川幕政 / 47

一九九一

纵罹厄难 毋改初衷 / 62

一九九二

狐狸说诗——李欧梵教授“东亚文学与现代性”讨论课散记 / 63

一九九三

胡适与“革命”的两种含义 / 66

一九九四

《废都》“废”在哪里? / 79

一九九五

关于“人文精神”讨论的学术通信 / 84

一九九六

雷文森与儒家中国的现代命运 / 90

一九九七

现代中国革命话语之源 / 96

一九九八

朱熹“淫诗”说——诗学诠释的“哥白尼革命” / 113

一九九九

本土与全球叙事竞争——中国 90 年代后期的自由主义和“新左翼” / 132

二〇〇〇

“东方美人”梅行素——茅盾小说《虹》与进步史观 / 136

“一生低首紫罗兰”——周瘦鹃的“自我再现”与都市镜像 / 148

二〇〇一

纽约地铁四章 / 160

二〇〇二

卧房系列 / 167

二〇〇三

“乳房”：软性关键词 / 172

二〇〇四

九十年代中国“语言转向”和全球化 / 179

二〇〇五

欲的凝视：《金瓶梅词话》的叙述方法、视觉与性别 / 189

从“以诗证史”到“以史证诗”——读陈寅恪《柳如是别传》札记 / 201

二〇〇六

访谈陈建华博士 / 216

质疑理性、反讽自我——张爱玲《传奇》与奇幻小说现代性 / 238

蓝火：玛雅·黛伦的镜像舞台 / 251

二〇〇七

革命与形式：结论 / 257

二〇〇八

引爆手的心事 / 266

二〇〇九

《从革命到共和》自序 / 268

从“革命”到“共和”——陈建华教授访谈 / 274

我与波特莱尔 / 284

二〇一〇

狼来了——新世纪中国价值转向 / 289

附录一：文心飞翔 阴晴圆缺 / 294

附录二：学术著述目录 / 305

一九七七

纪事

这首诗自画成长史，从童年到“文革”，由代表生命与希望的“绿”字断续贯穿。“百花娇艳”实有所指，那年夏天在美术展览馆里看到林风眠的新作《百花图》，好像盼来了春天，心中也升起了希望。

正当“三十而立”，在一个船厂里已工作了十多年，照照镜子，仍是一个小“牛鬼”，瘦削而病态，然而鼓满了肺箱高唱：“永远生长，永远向上，充满希望！”这希望也是大家的，在迎接一个新时代的来临。像这盆林风眠的百花，都换了面孔，看上去都一样。

在“文革”前后几年里曾写过一阵诗，有过一些唯美、颓废的梦，这些诗大多收在《陈建华诗选》中，附带一个“诗传”，该是我的写作“前传”了。

我是幸运的。让这个希望牵着，至今又走过了三十个年头。

小草吟

如问我这株小草能有几回绿？
孤凄的幼苗长在僻静的角落。
多亏那一棵倔强老树的荫护，
历经几度难忘的秋霜和春露。
一旦分享阳光最初的恩惠，
满怀骄傲地摇曳早熟的聪慧。
不该过分希求天外的云彩，
自怨自艾辜负了园丁的期待。
从此魂游忘返于古旧的森林，
为红枫飘零发出凄艳的歌吟，
更迷恋死叶而沉溺虚幻的梦。
谁知山洪崩塌滚滚压过头顶，
天旋地转，浑身震愕而麻木，

仅剩微弱的树尖在水面沉浮。

漫天野火一次比一次凶狠，
巍峨的大厦毁成焦土一墩。
齿和轴停止转动，化成灰烬，
火势猖獗更把擎天的支柱消融，
满目荒凉，泥土也沉默了，
可咒的岁月，到处是惊颤的灵魂。
我的四周浸透着腐霉的气息，
不觉让蛇蝎的毒液渗入肌肤。
忍耐中我的根须坚韧地生长，
黑暗中爬行，没有颜色没有光。
长夜多深沉，记取泥土的慰勉，
沧海桑田，淳厚的本色不变。
野火烧不尽，有春风就有绿洲，
怯懦的鸵鸟才把头埋入沙漠。

你初夏的绿更显出百花娇艳，
笔笔酣畅仿佛弹奏华彩的乐章。
一个个绿的音符在我心里飞，
赞颂春雷又绿了神州山水。
人们赞美春天萌芽的嫩绿，
初夏的绿更如碧透的醍醐，
召唤金秋和成熟的果实。
啊，如今，土愈肥，根愈坚，
我怀中多少种子要乘风播送。
绿吧，绿吧，不管在水畔山巅，
总要蓬勃生长，让世界更可爱。
绿的原野连着碧水，连着青山，
绿的生命，到处是葱茏一片，
永远生长，永远向上，充满希望！

一九七八

纪事

5月里听了康塔尔斯基兄弟的钢琴演奏，在心头萦回，用诗来表达费力，就开始写日记，写了一年多。

1977年恢复高考，我也去应试，结果名落孙山。其实是自己没信心，头上还顶着不大不小“政治错误”的帽子。但天下士子特别是老三届的已经闻风而动，我也准备报考北京中科院的研究生，和一些朋友温习外语，在紧张地做准备。因为船厂在浦东近郊，每天来回要三个小时，于是在船厂宿舍里住了一阵。

这一年的日记字里行间弥漫着亢奋，调门有时和报纸社论差不多，不光为自己打气，也记录了周围的老师和朋友，大多像我一样还肩负着政治包袱，都满怀希望却义无反顾地投入了新时期的洪流。

多美好的人们！

日记摘抄

1978年5月22日

优美的旋律仍盘旋在耳际，今晚我听了德意志联邦共和国钢琴家康塔尔斯基兄弟的演奏。

柔美的音质，配合的默契，纯熟的技巧，娴雅的风度……我屏息凝听，注视着兄弟俩每一个动作，折磨了我一整天的牙痛消失了，白天所感觉的异常的疲乏仿佛也没有发生过。

兄弟俩在演奏两架钢琴时，我眼前出现的一幅幅画面，总是由一个柔和的素质和另一个刚健的素质加以协调，缓流的溪水边岩石嶙峋，微动的云衬着挺直的树。我完全能体会到兄弟俩所表现的不同的气质。年长的阿洛伊斯康塔尔斯基擅长于表现温和柔美的情绪，弟弟阿尔方斯康塔尔斯基较为深沉豪放。

1978年6月12日 晴热

日间疲甚,下午又填路,仅一小时左右看荷恩毕辞典。今天是第一次与安安、志石等一起搞,不努力看来是不行的。

晚饭吃一半,即去安安处,七时半许至他处,志石和他两人。抽点核心词汇,仔细看其条文。未完时,张小英带她妹妹来看安安,于是吃糖闲谈。张小英妹妹在提篮桥关了足足十年,刚出狱,人略显苍白。据说身长在关押期逐渐缩短。她似乎还想用功。她是67届复旦英语系毕业生,判刑罪名是“攻击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今天报上又有大批冤案错案平反,确是可喜的事情,只要民心大顺,全国团结一致,艰苦奋斗,四个现代化必能实现。

今晚的学习暂停,发现如此搞五千字,旷日持久,难于早日奏功,看来不能适应下半年考试要求,故重订计划,各人负责,安安搞词汇,志石搞汉译英,小刘搞语法,我负责汉译英,每次周四聚会。各人充分准备,当场测验,当场解决问题。这样搞,目的是为了培养我们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提高反应效果,逐渐熟练,创造活跃的气氛。

人特倦,已过十二时,下去喝了杯冷水,再要把译稿校掉些。

1978年6月19日

下午的工作,到打桩八号的桩架顶上检查红灯毛病。爬到顶上,俯瞰四周,心情为之大舒畅。虽炎日当顶,但高风爽惬,非地下所能领略。波光变幻,云层广阔,一时间身若失之于奇境。远望东北角,吴淞口逶迤可溯,舳舻相连,繁忙景象着实可喜。有帆影依依者,仿佛贴在水天之间,有巨轮缓缓,潜伏而来。再回头看公路如带,绿树相随,烟囱林立,喷黑吐红,田野绿得可爱,茅舍隐约,更远更生。如此美景,目不暇收,于是我又在探寻线条、构图和色彩了。

1978年7月13日

这对于我似乎尤其困难。在心智的修养方面,要不断地积累善,对我来说特

别艰巨。就像建造一座金字塔,我在担负着一块块巨大的花岗石时,我觉得我本身的重量太不能与石块相比了。

我爱美,倒不纯粹是外形的美,而是一种富于力感的、健康的美。像地质学者,不喜欢贫瘠的土地,而孜孜追求和探索,希图找到蕴藏着丰富的矿藏的宝库。

除非我迷醉在书本中,在知识之海中沉浮,那时,我的整个身心一片清明。我心灵中没有别的,只有云、蓝天、海。我忘了目的,似乎浮游本身就是无穷的快乐。但当我被抛到人群中,便感到腻烦,每一分钟都要与周围的恶搏斗,而有种恶性以诱惑的形式出现。这时我的劣根性在活跃,从恶的倾向在我的身上是很明显的,虽然我有过类似的经验,对于恶念最终在短兵相接时我总获胜。但根本的有效办法即在开始的时候就打击它、根除它,否则难免有失手的时候,如果对方是强有力的话。

今晚我的心境基本是平和的,可恶的成分很快地被强烈的求知所压倒。学习、学习、再学习,这即是我唯一的自救之道。

1978年7月17日

午睡后读《罗丹艺术论》,一口气读完了。

我怀着战栗的喜悦读完了这本珍奇的小书。我被罗丹深刻的洞察力所制服,像一面镜子,照见了灵魂汇总的一切冲突,其复杂性或许我自以为可这么说,表现了现时一切,不安和希望的象征。给我启示和鼓舞,是的,如果我拿起画笔,我知道我的使命是什么;如果我拿起墨水笔,也应该知道自己的使命是什么。

热爱人生,热爱自然,热爱我们的民族,热爱我们的河山。了解我们民族的去,了解现时的主要冲突,为表现这种冲突内在的深刻性而战栗!

或许我们属于另一个时代,但我相信我们不属于过去,而是属于未来!

我与罗丹握手,正像罗丹与过去的大师们握手一样。我不敢有这样的荣幸,但为什么不呢?

我要将我的思想打开,我好像感觉到他的短而有力的手在扭动我的紧闭的思想之门,使之受惠于自然,并且超越了时空的束缚。

是的,大师,我将遵从您的吩咐,尊重一切永久的生灵,我也崇拜您,大师。

这是一个怎样的时代哟,德拉克洛瓦、巴尔扎克、雨果、法朗士、波特莱尔,您也是时代的先驱者。